

抗擊

新冠肺炎

新冠疫情下 表演藝術寒冬已至 (二)

新冠肺炎持續，演出市場一片慘澹。陰影之下，有一塊角落陷入「三不管」的尷尬境地，那是——舞蹈教育行業。課程取消、學生驟減，舞蹈學校與舞蹈中心風雨飄搖，舞蹈導師們亦面臨零收入慘況。但在現有的政府資助框架下，舞蹈教育業界既不關乎舞台製作，又不完全算學校相關項目，不論是私營舞團/舞校還是舞蹈導師，所獲資助非常有限。「舞蹈導師好像隱形了。」有自由身業者如此感嘆。

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、陳儀雯、張美婷
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在現有的兩輪防疫抗疫基金資助框架下，針對藝術文化界的資助對象主要集中在民政事務局、藝發局或者康文署資助架構下的團體，而根據香港舞蹈界聯席會議早前發佈的「2020年新冠狀病毒疫情對本港舞蹈教學範疇造成之損失問卷調查結果」（下稱「調查結果」），香港舞蹈界團體多自給自足、以獨立形式運營，超過9成沒有接受過藝發局及康文署資助，不曾想卻因此被擠除在資助架構外，無法受惠於抗疫基金。

不少舞校亦面臨倒閉

而超過9成的私營舞團/舞校因課堂取消和學生數目銳減，收入大幅減少，甚至零收入。就2月至3月的收入調查來看，損失超過20萬以上的團體佔20%。收入減少的同時，團體仍需負擔佔正常收入40%-55%的租金，以及員工及舞蹈導師之薪酬，面臨巨大壓力。眼看疫情持續、復課無期，大批舞蹈導師面臨失業，不少舞校亦面臨倒閉危機。

香港舞蹈聯盟秘書黃建宏擔憂，舞蹈教育機構的危機將引發骨牌效應，對本地舞蹈行業造成重創。「從上世紀50年代到現在，本地舞蹈業界一直在很努力地建立一套自給自足、以教學來支持創作的模式。」他指出，大部分舞蹈界人士都靠教學「開飯」，舞台演出反而不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；然而現有的資助框架以演出與製作為單位來計算，恐怕有些捉錯用神。「如果開飯這塊沒有了的話，接下來要怎麼做創作呢？沒有民間團體、私營團體去訓練學生，學生怎麼考入香港演藝學院（HKAPA）呢？又哪來舞者去舞團跳呢？整個生態環環相扣，如果舞蹈教育不能survive，我們很可能會全軍覆沒。」

考試市場 備受衝擊

疫情來襲導致課程取消，舞蹈學校是重災區之一。香港舞蹈總會行政總監羅廖耀芝說，業界某些團體有20個分校，每月要負擔300多萬租金，停課三個月，意味著硬捱的租金就近千萬。黃雅華芭蕾舞學校校長黃雅華則表示，據她了解，業界已有部分學校停辦，如果疫情持續而得不到政府的支援，很快將有更多學校瀕臨結業。她希望政府可以針對舞蹈學校發放一次性特別補助金，來助業界渡過難關。

疫情也影響本地的舞蹈考試市場。「7、8月本來是芭蕾舞的旺季，以2019年為例，其中的一個比賽，到3月時就截止了報名，因為人數太多。」黃雅華說，但是今年同期，報名人數寥寥無幾。「今年將會有許多比賽延後或取消，學生沒有來上課，外地的考官也不會來香港。」

羅廖耀芝亦指出，香港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頻繁之地，舞蹈考試市場多元而蓬勃。「上世紀50年代開始有英國皇家芭蕾舞（RAD）考試，1988年開始就有北京舞蹈學院中國舞等級考試，之後有澳洲舞蹈教師協會爵士舞考試課程（A.T.O.D）等等。在香港，學生是有很多選擇的機會的，這些考試證書對學生升學或者證明他有多方面的才華來說，都是很重要的。」今年舞蹈考級市場蕭條，對學生和教育機構來說都影響重大。她呼籲除了即時的資助外，政府能制訂長遠的政策，例如考慮推出藝術文化消費券，未來資助學生學習藝術，為業界保住源頭活水。

課程取消損失慘重 資助難尋

舞蹈教育界陷「三不管」窘境



Studiodanz的導師和學員們。



Studiodanz創辦人Angela

中小型舞蹈學校苦掙扎

坊間不少中小型舞蹈學校或舞蹈中心亦在疫情衝擊下風雨飄搖。八十後的Jasmine，成立舞蹈工作室有將近七年的時間，主要在幼稚園、中小學、社區中心等，教2至13歲的兒童和青少年爵士舞、Hip-hop和K-pop舞蹈課程。除此以外，她也會幫人編舞和接來自不同機構的工作，例如：公司的周年晚宴、商場活動、品牌發佈會等。受疫情影響，Jasmine將近八、九成的工作都被腰斬。她提到，一般農曆新年過後是新學期收費的時間，但這幾個月收入慘淡。業主沒有減租金的意願，工作室的雜費要照樣繳交，即使偶爾有一兩個學生來上課，也只能勉強給自由身老師發薪水，別說是賺錢，連收支平衡都做不到，需要用積蓄來填補損失。而Jasmine坦言積蓄只足夠撐未來兩、三個月的時間。



舞者Jasmine

們的導師，平時他們每周大約需要教8至10堂來維持收入，現在則只有3堂左右，甚至完全沒有。」除了舞蹈老師，還有專業的排舞老師，或者為演唱會伴舞的舞者，幾個月內都將面臨「顆粒無收」的慘況。很多舞者和導師不得不轉行維生，「但是跳舞，身體要訓練，是不能一直停的。訓練一個專業舞者不是一時三刻就能成事，通常要4至5年甚至更長時間。你知道這些舞者和導師能去到多盡嗎？每年他們自費很多金錢去外國學習、訓練，然後再回到香港來授課。我希望我們想出好的辦法，不要抹殺這一批人才。在支援學校之餘，也要關注我們的舞蹈老師和舞者，不然等到疫情好轉後，還有誰能去表演、去跳舞呢？」

自由身導師生活艱難

疫情來襲後，舞蹈導師收入損失嚴重。據「調查報告」分析，三類舞蹈導師中，學校興趣班兼職導師自學校停課以來幾近零收入；私營舞蹈學校任教導師則因疫情影響學生人數暴跌，加上政府2月呼籲補習社及興趣班等停業，收入急劇下降；康文署文化及康體班組之相關導師可獲發一半薪酬，但受益人數十分有限。政府公佈第二輪抗疫基金後，自由身舞蹈導師可申請7,500元補助，唯自由身業者大多沒有供強積金，恐難以受益；即便



Michael希望在網上課堂中傳達幽默和活力。



Michael帶學員上課。

能受益，7,500元對比數月來基本零收入的慘況，大概也是杯水車薪。

「大家都叫救命！」勞曉昕（Irene）是自由身舞者，在APA舞蹈學院授課之餘，亦為城市當代舞蹈團（CCDC）、水舞間及四度舞蹈劇場之芭蕾舞導師，也會教授單獨的舞蹈班。她苦笑道，舞蹈導師似乎經常「隱形」，政府的資源幾乎沒有關照到這個範疇。「但是香港舞蹈界很多人都是靠教課維生的，自由身舞者更是如此。」

疫情影響下，APA的課程開始變成網上教學，「本來兼職老師是按堂、按小時來算錢的，現在變成網上，要全部調節。」教學內容也需要大改動，「我自己都創立了一套在家裡可以做的芭蕾舞訓練，讓學生和舞者可以持續舞動。」至於其他一些小班的舞蹈課，或者是和學校相關的project則幾乎都被取消或推遲，收入自然也打水漂。Irene也擔心推遲的學校課程將來未必仍能確保進行。「畢竟對學校來說藝術課程不是最必要的，在時間有限下，很容易變成最先被cut的部分。等到學校復課，首選亦是要追回學術上的堂，所以這一大塊收入可能都是要損失掉了。」

對Irene而言，疫情來襲，除了帶來金錢上的困頓，還為心理帶來負擔。「舞者都是習慣群體生活，工作都是一大堆人在一起，很像一家人。困在家這麼久，沒有辦法規律地上班、生活、跳舞……跳舞是我們的命，沒有得跳，會周身癢，很想動一動啊，心理上都會有憋着憋着的感覺。另一種心理壓力是經常覺得自己是獨自一人，沒有一班夥伴支持你，很懷念大家一起跳舞那種開心的感覺，所以我也很擔心我的學生們，會經常詢問。」

為CCDC舞蹈中心、Fitness Club、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（香港分會）擔任導師的Michael亦感嘆手停口停，「平時一周最少教15至20堂，尤其周末，有時最多有9堂。現在基本上除了一點點健身中心的課程，每周只有3、4堂。」現時健身中心也暫時關閉，可謂是雪上加霜。「很多人都說轉去做司機啊其他工作，什麼都做。但我現在有家庭有小朋友，要供樓，真的很徬徨。」

所幸CCDC推出了網上課程，對於舞蹈導師來說，也算是一種自救。「慶幸有這些技術可以在這個時候仍然能鼓勵人去跳舞。」Michael說。他教授爵士舞和康康舞，透過網絡帶着學員去做帶氧運動。「對我的體能很大消耗，因為要有娛樂性，想帶多些幽默給大家。大家都很累，外面負面信息很多，我們舞蹈工作者，也想cheer up大家的心理狀態。」他希望疫情過去後大家能意識到運動健康很重要，「這可能是疫情後舞蹈可以幫到大家的。」亦希望政府的紓困政策能將舞蹈中心和舞蹈導師囊括進去，「如果studio都倒閉了，自由身舞者就連排練的地方都沒有了。」



舞蹈導師Irene



Irene嘗試網上授課。

記者手記：

藝術教育「台下十年功」

正如藝發局委員楊春江所言，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，舞台製作就是那「台上一分鐘」，而這背後民間多年耕耘的專業藝術訓練，即是那「台下十年功」，沒有後者，前者只能是鏡花水月、紙上談兵。「而坊間表演藝術的機構或者學校，訓練出來的除了是專業人才，其實很大部分人不一定是專業人員或者藝術家，但他們很可能會成為有素質的表演藝術的觀眾。在一個行業中，你不幫機構培育觀眾，就等於在商業架構中沒有顧客。那這十年可能會有很大部分的觀眾流

失，那無論你是怎樣支持製作，沒有觀眾的話，表演藝術也不成立了。」一次疫情，帶來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機，但也讓人重新正視本地舞蹈界的生態問題。現有的資助政策以舞台製作為着眼點，對於業界的需求，力氣並未用在刀刃上。希望經過業界與政府的不斷溝通，政府能意識到舞蹈教育行業急需相應的政策與補助，而業界亦能從宏觀上思考，未來如何保護、強化這一脆弱關節，形成有機的流動，在下一次危機來襲時，不會驟然陷入完全被動的境況。